

虫在篱根响

◇大野千山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黄昏拖着尾羽，以晚霞的形式渐渐散去最后一缕光。我感觉那束光在我的额头上爬行而过，慵懒的，符合这个秋天的基调。已经深秋了，我在皖北的一座小山中，至于它的名字，不说也罢，那座山也不会介意。山不高，山路很平坦，山中居民很多，一簇簇皖北建筑，扎着篱笆院，很有古早气息。

我住的正是这种带有篱笆院的房子，篱笆比砖石好，秋天的气韵，篱笆遮不住，声色滚滚来。披了条毯子在竹椅上读书，陡然觉得竹椅变得这么凉，看日历，已然寒露将至。窗外，灯火已经亮起来，空气里的凉意袭来，草丛里传来秋虫的鸣唱。

那些“曲曲曲”的蟋蟀叫声，在秋日黄昏的山中，如空谷打鼓一般，清亮邈远，带着近乎皮质一样的打击乐的质感。蟋蟀在古诗文和《聊斋志异》之类的文字中，又被唤作“促织”，催促别人织布的家伙，像是个长工，至少也得是个闹铃。已经秋天了，棉花下来，蚕也老了，是织布的好季节，设若在江南，绣娘们也就开始忙碌了，蟋蟀在深秋的草丛中誓要站好最后一班岗，它的叫声，小哨子一样嘹亮醒耳。印象中，蟋蟀分为扁头和圆头，扁头的一副愤青样，善斗，草叶一撩拨，就与罐子里的另一只龇牙相向；而圆头的善鸣，捉到收在罐子里，有月亮的晚上，唱得那叫一个欢。它一叫，似乎整个园子的秋虫都开始嘈嘈切切，一园子好生

趣。我原来以为蟋蟀怕冷，后来，翻阅西晋崔豹的《古今注》，竟然发现这样的句子：“蟋蟀一名吟蛩。秋初生，得寒乃鸣。”原来它的鸣唱是因为冷，得寒就唱，却不是寒号鸟的那种唱，这样的蟋蟀是乐观的，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话又说回来，焉知蟋蟀之不乐？

从竹椅上起身，在篱笆院子边，我也遇见了久违的纺织娘。这种通体嫩绿的纺织娘，样子好看着呢，它是蛩蛩，却比蛩蛩要小得多，叫起来，“叽叽叽叽”，节奏感很强，背上驮着的那两个发声摩擦器振动频率很高，声音也好听得紧，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唤它“纺织娘”，这些秋天里的虫子，干吗非都要和纺织扯上关系？主观猜想，虫子们从远古的男耕女织的社会来，千百年的“雅号”就这么被人类代代相传，一直延续下来，就像是它们千百年不改的叫声。

在篱边，山中人总会种一些野菜，这些野菜是虫子们的乐园，虫子们以菜蔬为食，这点更接近人类，反观人类，倒部分推崇了肉食。篱边，若遇见晚开的花朵，还会有蜜蜂嗡嗡嗡嗡振翅飞来。蜜蜂说不定不会叫，至少人类听不太清楚，但是它们翅膀扇动的声音，人类是听得见的，尤其是它们采了蜜，振翅飞起来的嗡嗡嗡嗡声，甜蜜系数也瞬间增加。秋天里的蜂蜜，就是好，带着成熟的气息，果香花香俱在，是难得的美味。

也有一些甲虫，会爬到竹竿上，有一种脸上画着脸谱的甲虫，驮着脸谱甚是吓人，为了少看或不看它们身上的大花脸谱，逮到后就把它翻过来，几乎是一秒钟许，腾一声，它们就会一跃而起，比鲤鱼打挺潇洒多了，迅速翻身后，逃也似的跑开。

青碧色的蛩蛩，此刻多半已经垂垂老矣。老迈的蛩蛩会发黄，最后老到动弹不得，自然也就叫不出了。冬蛩蛩不一样。它们通体发出梦幻的紫，这样的冬蛩蛩，用竹篮子装起来，揣在兜里，能度过整个冬天。旧时，故乡亳州冬日的浴池暖房里，常有揣着冬蛩蛩去洗澡的人，澡堂子热呀，遇到了温室，冬蛩蛩便不再矜持了，你一言我一句，过过过地叫个不停，整个澡堂子变成了冬蛩蛩的戏台，很是有趣。养冬蛩蛩的人是悠闲的，至少在心态上不急不躁，性格温顺得很。

犹记得旧时在邻居家读到清代庄盘珠的《清平乐·秋夕有感》一首，其中有一句金句：“暝烟欲上，虫在篱根响。”真是写绝了，一个“响”字，可以是鸣唱，也可能是在草梗上疾走的声音，也可能是与他虫窃窃私语的攀谈，也可能是啃食草叶的声音，也可能是厮杀打架的声音。总之，是响了，寂寞的清秋山中，矮矮的篱笆边，它们在热闹的秋景里唱着主角。

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听着漫山遍野的虫鸣，人的耳鼓会痒痒的。此刻山中，篱笆院好似山居小院的牙龈，听到虫子们制造的这些雅音，加之虫子们爬行和蹦跶的律动，小院的“牙龈”或许也会颗颗粒粒的痒……

惊蛰

一阵惊雷传讯息，垄边杨柳裹青衣。天和地暖犁牛走，九九阳春蕴万机。春节上班后，一下子让繁忙裹挟，竟不知时光飞速而过，写《雨水》好像只是前两天，却已过半月。今日惊蛰，万物也都睁开眼，看这春光无限。正值大好的九九艳阳天，踏着酥软的土地，沐浴着阳光，没有比此时的阳光更为温煦的了。突想，人生若只如这孟春，无夏炙、秋愁、冬寒，平平和平，那该是多好的一种景象。

然四季更替，阴晴圆缺，喜怒哀乐，聚散离别，一样不缺才可谓人生。人至中年，天天如惊蛰，总会被一些事惊到，细数生辰，此时正以惊雷的速度滑向知天命，突感还有什么好争、好抢？然尚未成就的孩子，已至暮年的父母，繁杂的工作环境，捧高踩低的现世，这一切一切又都逼着你去搏一搏。

昨日与几个同学小聚，说起性情来，中年的我，行事有时仍如从前单纯，如今想来，这样的性格与从小受困宠分不开。母亲四十二岁生了我，俗话说，猫老吃子，人老惜子，那时父母正如我这般年纪，自然是宠溺，姐姐们也是将我视为宝贝。上学后，从小学到大学，老师们好似没有不喜欢我的，让我一度认为这人间哪有风雨，到处都似孟春，烟景无限。

想起母亲的生辰就在这几日，想想她这八十多年所有的经历，回首，她总会说起她还是孩子时的情景。如果没有世代变迁，母亲一生可能会过着清流贵胄的日子，一生是断然不会知道什么叫作贫穷，什么叫作凶险。

问起母亲什么时候过生日，从前

她会生于民国23年3月12日。是啊，那个时代对于她来说，应该无比亲切吧！母亲祖籍河北，但生于江西，这源于姥爷的戎马生涯。姥爷当时是名团长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常领兵打仗，家中只有舅舅、母亲、小姨这三个孩子，自然是锦衣玉食。

待江山红遍，顺天应人的姥爷早已厌倦了风云起伏的日子，他只想为家人谋个清静之地，粗茶淡饭，简单安然。于是便举家搬至内蒙古的伊克昭盟。据说他曾领兵打过绥远，那时便知晓这是一块洁净之地。他们将家安在东胜，然当时政府知道姥爷的下落后，先后发出四道公文，让他到行署任职。

姥爷已决心归隐田野，于是又一次举家搬迁，这回他们搬到达拉特旗一个偏远小村里，买地置田过上真正的乡野日子。后来，经人介绍，父母成婚。两家自然是门不当户不对，一个是出生于亭台楼阁的千金小姐，一个是贫山瘠水的山沟汉子。

幸好，父亲高大帅气，对母亲也倍加呵护体贴，日子才不至于漫长。那时候的母亲还不知道，世间还有晚无被衾，炉内无火的人家；她不知道，人可以生活在窑洞里；她不知道一个人富贵气质会被别人看作是妖精。因此她便与那块土地格格不入。

1958年，她同父亲移民到杭锦旗沿河地区——独贵特拉，在那里，她们种田盖房，割柳置物，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家。在那里她们生儿育女，于是，我便出生在那片富饶的河套地区。父亲是个有本事的，纵然家中人口众多，

却不曾让我们缺衣少穿。我们兄弟姐妹个个出落得精致，全不像当时那些拉破窝（照管许多孩子）人家。

由于大家出身，母亲规矩极严，就吃饭一项便是讲究甚多。比如吃饭前必须先喝汤、至少先喝水；父母不动筷子，孩子不能先吃；吃饭须细嚼慢咽等等。由于这些好习惯才成就了我们的好身体和她的健康长寿。

母亲的气质直至现在依然如昔。她在众多老太太中一坐，便脱颖而出。她的出身同样造就了她单纯善良的性格。她可以将六斤猪肉随便就给一个乞讨者，也可以收留一个过客，给吃给喝。至此，我知道了富贵人家的孩子其实单纯无比，爱出于大富之家。只有生存艰难才会生出玲珑七窍心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寡居多年，后跟着哥哥住。从此她再也不曾有真正意义上的家。我知道她无奈孤独，可哪一个人最后不是如此？谁曾想一生养育一群儿女，终了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原生家庭早已解散，我们各自为战，适应着陌生人，看着自己的母亲成了别家人。

一想到人生如此，明明是春光明媚，却品到了一杯凄凉之味。每个人的晚年都是孤独寥落的，曾经的荣耀艰难终归化为一抔黄土，随风湮灭。

惊蛰时节，万物醒，我亦醒。在这个物欲纷扰的红尘，多想放下一切世俗的负累，做个极简的人，悲喜不惊。就如姥爷当年那般，将仕途彻底斩断，远离尘嚣，从此与青山绿水为伴。

然人生无处不红尘，传说中的世外桃源真正有几人觅得？只能在心里留一处桃源，累时住进去，闻几页墨香，喝半壶老酒，品一盏新茶。待修养好了，再走出来继续追梦。

◇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